

◆乡土视野

红色的光谱

——“乡村物语”系列散文之三

羊长发

中国人崇尚红色,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中,红色一直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。究其起源,得从华夏始祖之一——蚩尤说起。蚩尤重农耕、冶铜铁、制五兵、创百艺,在中华文明史上作出过巨大贡献。

相传,蚩尤红发碧眼,他统领的九黎部落,以红色云彩为旗。黄帝联合炎帝与蚩尤为争夺盐湖资源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战争,最后黄帝击败了蚩尤。蚩尤被杀,鲜血染红了盐湖。《山海经·大荒南经》载:“蚩尤所弃其桎梏,是为枫木。”后人们为了纪念蚩尤,依物造灵,隐秘而又艺术性地把红色的大枫树当作蚩尤祭拜。

相对于其他地域的人们,邵阳人与红色有着更天然的渊源,对于红色的热爱也更加深刻而传统。邵阳属古梅山地区,相传蚩尤九黎部落的先民,与黄帝战败后为了逃避杀戮,离乡背井,徙居梅山,并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——梅山文化。“万物有灵”“红物生辉”,穿越数千载沧桑,梅山文化一直都延续着自己始祖蚩尤的独特血性。所以,梅山文化又称蚩尤文化,至今这里的人们每遇清明、端午、除夕等节日,都要向蚩尤和先祖献新食,行祭食礼。祭食古礼中少不了一种红色的“兵粮”。“兵粮”属忍冬科,耐干旱,野生常绿灌木,果实红色细小呈椭圆形,梅山地域四处可见,在王维的诗中,被称为“南国红豆”。

邵阳的地形地貌,是由红沙壤堆积而成的红丘陵。沉积于湘中盆地的红色岩层,在千百万年的地质变化过程中,被岁月和流水切割侵蚀,形成了随处可见的“风蚀雅丹、流水丹霞”的红色景观。世界自然遗产地和世界地质公园

崀山,在国内风景区中独树一帜,是现今中国乃至世界都十分稀有的大面积丹霞地貌景区。

湘中红丘陵连绵起伏,层峦叠嶂,仿佛一片红色的图腾。红丘陵上生长出来的红红火火的“宝庆朝天椒”,成熟时状如火苗,辣味浓烈,象征着邵阳人的红色血性和火一般热辣辣的个性,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最爱。

火红的“宝庆朝天椒”,还与一场令人振奋的抗击日寇的战争有关。据《宝庆府志》载,光绪二十年(1894),中日甲午之战爆发,李鸿章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在海战中全军覆灭,辽东大地尽陷日寇铁蹄之下,清政府急调湘军北上御敌。当时,魏光燾正在邵阳金潭老家丁母忧,国难当头,他不顾自己已经五十七岁的年纪,急召旧部,募集新湘军三千人,号称武威军,于当年9月,奔赴山海关,取道锦州,兼程北上辽东抗日,军行三个月。其时,辽东大地已是天寒地冻,滴水成冰。久居南方、薄衣轻衫的湘军将士冻得瑟瑟发抖。为了御寒,将士们一边行军,一边生吃随身携带的“宝庆朝天椒”,顺利到达辽东海城牛庄布防。在牛庄,武威军凭着他们“宝庆朝天椒”一样的阳刚血性,和“宝古佬”视死如归的尚武精神,与四倍于己的日军展开激战。魏光燾“以孤军血战,短衣匹马,挺刃向前,督战苦斗,三易坐骑”“裹创喋血”,许多湘军将士负伤不下火线,坚持英勇抗敌直至战死沙场。此役,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,日军“死伤非甚少”。由三千邵阳子弟组成的武威军,成就了满清时代湘军最后的荣光……

在很多邵阳人的潜意识里,红色代表着人

的生命。胎儿在母腹中孕育而成,是由母亲的血肉转化,血是红色的,血的颜色便代表了生命的本色。所以,这里的人家生孩子,一定要“挂红”,就是给初生的小娃娃戴红色肚兜,寓意为“好养活”。

喜庆的日子里,邵阳人家家家户户门口挂的灯笼是红色的,门两边的对联是红色的,放的鞭炮是红色的,窗棂上的窗花是红色的。剪窗花的人,也要穿上大红的衣裳才能剪,这样才叫红上加红,喜庆融融。

“寸土千滴红军血,一步一尊英雄躯。”邵阳的历史也浸润着一段红色的传奇。1934年9月至1935年11月,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,红六军团、红一方面军、红二方面军三大红军主力先后途经邵阳,经过城步、绥宁、隆回、洞口、新邵、新宁6个县。

作为革命老区,邵阳留存下来的红色遗迹有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、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等160余处,记录在册的烈士就有2021名。这里曾诞生了袁国平、贺绿汀、吕振羽等党的优秀儿女,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、任弼时、贺龙、王震等都曾在这里战斗过、生活过。

红色地质、红色历史、红色民俗、红色人文、红色印象……红色,已融入这片古老土地的情感血脉,铸入邵阳人的精神图腾。

斗转星移,2018年,当集地理地质红、人文血性红、历史文化红、特产民俗红于一体的邵阳优质农产品公用品牌横空出世——“邵阳红”。这个极具震撼力的名字,仿佛一道穿越时空的红色亮光,其磅礴的力量,冠绝古今。

(羊长发,湖南省作协会员)



长城秋色

刘玉松 摄

一条小溪弯弯曲曲从远处游来,到了茨门口这个地方突然拉直了100多米,然后再拐个弯才懒洋洋地向远方流去。

就在拉直这一段的两岸,一边是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梯田,虽然没有紫鹊界的规模,但看起来还是让人赏心悦目;另一边是一座圆浑却略显灵气的小山。山上林木葱茏,山脚有一正一横两栋小木屋。木屋四周很远的地方都没有人家,显得特别孤独、安静甚至有点寂寞。然而,那却是我的家。

父亲或许是爷爷不知什么时候选择了这里,在这里置办产业、娶妻生子。爷爷以上三代单传,到了父亲这一代,却生了五个儿子。人多,住房紧张,父亲才赶紧赶慢修了这一正一横两栋房子。我们小时候虽然觉得房子有点仄逼,但一家人生活在一起,还是其乐融融。但父亲常皱着眉头,思考着如何解决这住房拥挤的问题。他脑子里有了一个初步的设想:五个儿子,每人一栋,在这小溪边一字儿排开,他要修出一条“半边街”来。

修房子要木材,要石料,要瓦片,一句话,要资金。钱从哪里来?父亲胸怀宽,想得远,不急不躁,做事一步步来。修木房子柱子不能竖在潮湿的地面上,下面要安放石墩。一座房子至少也要12个大石墩,算起来,五座房子一共需要60个。凿石墩也有讲究:每个的上部分要凿成鼓型,下部分是正八边型。还有,门面的两个要雕成整鱼形状,其难度可想而知。虽说修“半边街”是八字还没一撇的事情,但父亲现在就开始做准备了。后面山上就有石头,他又有一点石匠手艺,一有空闲,就上山凿一点,几年下来,居然也凿成了10来个。

随着时间推移,五个儿子在不知不觉中都

◆精神家园

半边街

易祥茸

已长大成人,都已娶妻生子,把这“一正一横”挤得拍满拍满。五个儿子,四间住房显然不够住,好在正是这个时候,老大从单位“下放”回家。他拿出他那可怜的一点“下放补助”在靠近正屋的地方修了两间泥砖屋。五兄弟,每人才勉强分到一间房子安顿。

有人说,生得亲不如住得亲。其实,住得太亲了,也会有摩擦的。有一天,大哥家的一只大公鸡跳到了二哥家的灶台上屙了一堆屎不说,还把一摆碗撞到地上,打得稀巴烂。为此,大嫂和二嫂差点动了拳脚。还有一天,三哥家的母猪拱掉猪栏枋,趁人不备跑了出来,偷吃了满弟家的半锅猪食,还把灶也拱烂了。三嫂和弟媳拌嘴是免不了的了,三哥和满弟还为此好长一段时间不搭话。天天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糟心事,已入耄耋的父母亲也无力去解决。虽说他们的“半边街”的美梦还没有破灭,但要实现梦想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好多年前凿的石墩还横七竖八摆在山边上,不过上面已经长满青苔了。

老话说,远香近臭。现代人说得更文雅一点,距离产生美。也许是吃准了这一观点,三哥决心搬出去,准备在小溪对面梯田脚下的开阔敞阳处建房子,一来可以离开拥挤不堪的老屋,少听些妯娌间锅刮碗碰的烦心事;二来,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。但父母还是劝他:要修就修在老屋旁边,以后其他几兄弟也这样一路修过

去,连起来,也就成了“半边街”。但是,三哥委婉地回绝了父母亲,有道是,崽大不由娘啊!大哥也厌倦了这种成天闹哄哄的日子,他儿子在城里工作,已经在城里买了房子。因为父母健在,自己又是老大,所以还在老房子里挤着。他在城里买房的事,也没跟父母提起,原因是怕触动父亲那建“半边街”心思的神经。其他几个兄弟也都各有打算,但所有打算都不在父亲的“半边街”的计划内。

年迈的父亲经常佝偻着身子,拄着拐棍,有时还要母亲搀扶,在老屋门前的小路上徘徊,露水打湿了衣襟,泥土沾满了鞋面也毫不理睬。嘴里总不断喃喃自语:多好的地方,几兄弟,修一条“半边街”没问题。没过几年,父母亲怡享天年之后,去到了另一个世界——带着建造“半边街”的梦想,带着感慨,带着遗憾。

2019年,县里要将茨门口这块作为贫困户“整体搬迁”的地方,规划修建一条货真价实的半边街,连同我老家的那“一正一横”的老木屋也在改造之列……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,茨门口的安居工程全面完工。一条豪华、气派的半边街以它繁荣、幸福的面貌呈现在众人面前。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,买了纸钱香烛,来到父母坟前祭告:你们的“半边街”梦想已经变成现实。父亲凿了半辈子的石墩也被人买去,用于修建民俗客栈,挺合适、挺漂亮的。

(易祥茸,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)

双清

SHUANGQING

◆古韵轩

散曲二首

宋阳玲

【双调·殿前喜】文笔山

一支巨笔倒书天,文峰云雾卷。蓝天作纸铺云巖,山雀喧,遥闻溪鸣涧。清新水墨淡如烟,纵毫天地远。

【中吕·喜春来】柳林印象

一条玉带村前绕,风雨桥头金柳飘,稻花香里美佳肴。柳林真个好,圆梦愿景喜挥毫。

(宋阳玲,任职于城步第二民族中学)

◆湘西南诗会

秋天的样子

梁厚连

叶子,多品尝了一滴秋雨
就以醉酒的姿态飘落
重回母亲的怀抱
花草,才酿出65度酒精含量的晨露
便以凋谢、枯萎的方式,收起情意绵绵的思绪

冬天还在沉睡
麻雀飞走了又飞回
满山秋果,以全熟或半熟的惬意享受着余生

洁净的天空穿着蔚蓝色新衣。走向
辉煌的宫殿
秋风悠然转过身
一个微笑,醉倒了四季
(梁厚连,任职于绥宁县人民武装部)

◆旅人手记

攀爬天一巷

伍想德

第一次攀爬天一巷是1992年秋的一天,为了把崀山打造成旅游区,我陪时任市委书记的吴向东,来到崀山进行现场调研。

第二次是2005年10月,我陪同在邵阳召开的全省关工委会议的代表,一起攀爬了崀山的天一巷。天一巷又叫牛鼻寨,有几十个不同形态的景点,如一幅天然画卷。

我们走进仿古的山寨门,沿着游道拾级而上到了迎宾门,只见从几十丈高的山崖飞泻一帘瀑布,落入精致的小池。我们走到官帽亭小憩一下往前走,到了银珠洞便爬通天梯,费劲爬上了天梯,两座乌黑的大石山挡住了去路,只见一条缝隙展现在面前。这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、著名地质学家陈国达命名的“天下第一巷”,这五个大字刻在进巷的石壁上。

这个景区有9条大小不同的“一线天”,处在半山腰的这个“天一巷”是最长的一条,全长238.8米,两边石壁最高达120米,巷最宽处只有0.33米,立在巷中后不见来处,前不见尽头,只见山顶一线天。如遇晴天上午,阳光可直射巷底。那天碰上了好天气,我们凭着巷顶射下的阳光,漫步走出了天一巷,到达巷顶。

我们就势进入了遇仙巷,它与天一巷的走向不一样,是南北走向,长178米,宽2.1米,石壁高60多米,巷底宽阔平直。传说当年石达开带兵在此迷路,偶见一仙人指点,率部出山而得名,至今还保留当年石达开部在此修建的三道寨门。

我们走到巷顶,想不到还有一天池,是足有八九亩水面的天然水库,立在高峰之巔。水深一丈,清澈见底,常年不竭,游鱼满池,真是仙境瑶池。传说是当年石达开驻军饮水食鱼之处,帮他度过了清军团团围困企图将其渴死饿死的艰困岁月。

最后我们来到了义军寨,这是石达开率军西去的驻扎之地,前后寨门、寨墙尚在。寨前有一棵千年桉树。站在寨内往外观望,悬崖峭壁之下,层层梯田,人来车往,一片生机勃勃。大家在此研究了开发崀山之策。那些参加关工委会议的同志,面对崀山这山水发出由衷的感叹:“真是崀山风景赛桂林啊!”

我站在寨顶,在崀山之巔俯瞰苍生,眺望云海,自然想起民俗画家何斌阳先生的十米长卷《梦幻崀山图》和其《崀山赋》。

(伍想德,原邵阳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)